

名古屋亞運怎麼了?(二)

源於奧運

李漢源

名古屋亞運會已正式結束，可惜卻惡評如潮，來自運動員及各國官員的投訴不絕，住宿、交通、膳食、接待、場地、保安等幾乎所有環節都出現問題。一個擁有豐富大型活動舉辦經驗的日本，為何會在這麼多最基本的事情上同時出現失誤呢？

筆者最近與恒生大學碩士班同學一起研究如何統籌主辦大型活動，名古屋亞運會正好成為課堂研討案例。名古屋亞運會發生的一連串匪夷所思的事件，一向注重禮節的日本人也感到不好意思，我們結合新聞報道、運動員及官員訪談、各方數據，以及筆者親身在現場及每天國際廣播中心傳媒會議的觀察(會議上投訴不斷)，嘗試分析問題根源。

一、營運模式過於複雜。原計劃興建選手村，最終改為酒店、郵輪、集裝箱等分散住宿，雖然節省了建築費，卻大幅提高營運難度。若集中在選手村，一萬多名運動員統一管理、統一交通會簡單得多。現在人員分散，入住時間、訓練及比賽接送、機場交通都需重新計算，地方越分散，自然問題就越多，失誤的機會也會較多。

二、參賽人數超出預期。

大會原本按約15,000名運動員及官員準備，最終登記人數達17,000名，多出2,000人。這對住宿、交通、餐飲、安保都構成巨大壓力。45個國家和地區、50多個比賽場地之間的交通網絡也變得相當複雜。

三、缺乏具經驗的總統籌。過往日本大型國際活動多依賴電通等具豐富經驗的本地專業機構統籌，今屆卻交由一家法國公司負責(該公司曾參與2024巴黎奧運部分基建及服務)，但缺乏統籌整場大型運動會的經驗。分工本身沒問題，關鍵在於誰能把所有環節串連起來。缺少總指揮與臨場協調能力，整體運作便如一盤散沙。

四、預算制約成最終關鍵。最初亞運會預算約50億港元，最終總開支超過160億港元。為控制成本，各方面都出現妥協，最終導致連串惡果。相比之下，2006年多哈亞運雖然主辦經驗不足，但預算充足，並請來各地有經驗的專家協助，順利完成。

這次亞運會給日本上了一堂很現實的課，也給全世界提供了一個樣板：主辦大型運動會，政府必須有充足資金、大企業願意贊助、專業人才足夠。很多問題，只要花錢，就能解決。正所謂，錢解決得了的問題，就不是問題。

新疆粵語導遊吃香

方寸不亂

方芳

新疆人說得一口流利粵語，連廣東俗語、俚語都拋得幾句，這是我們的新疆當地導遊阿源，全程溝通無障礙。

最初我們誤以為是新疆遇「老鄉」，殊不知對方是土生土長的新疆人。他本人在和田出生，考取了北京旅遊學院，本科四年專攻英語，後來需要學習第二語言，同學大多選意大利文、俄文，全班只有兩名學生選擇廣東話，阿源是其中之一。

粵語老師來自廣州西關，他因此掌握了正宗廣東話，半年後就考試過關，在北京的旅行社工作；按語種分配，他被安排接待香港團和海外華僑團。疫情過後的新疆旅遊大發展，阿源回到家鄉工作，當時新疆的廣東話導遊只有4名，如今已增至14名了，熟習廣東話的導遊，得益於廣東人遊新疆的熱潮一浪接一浪。

2023年開啟「百萬廣東人遊新疆」活動之後，新疆與廣東不斷深化兩地文旅交流合作，開通多條直飛航線，專列，大幅提升了廣東遊客出行新疆的便利，吸引大量銀髮族及長途深度遊旅客。根據新疆文旅部門及各大旅遊平台發布的數據顯示，廣東省長期位居新疆旅遊客源省份的前三名，有時還是第一名，成為新疆旅遊主要客源地之一。

廣東有強大的經濟基礎和消費實力，在地域遼闊的新疆遨遊，廣東旅客多有充裕的旅遊預算，有的花幾千元，把自己的座駕從廣東寄運至新疆，再作自駕遊。同樣，香港的新疆長線團，也是高消費的力量之一，在當地餐飲、高端住宿、體驗奢華酒店觀星等特色體驗，消費意願較高。

我等好奇的是，阿源作為導遊，為何有先見之明，選擇廣東話？而且，他的家庭完全沒有廣東話的語言環境，竟然又能講得那麼地道。他的答案出乎意料，純粹是一個文化上的追求。他說，讀書時聽香港「四大天王」的歌，尤其是劉德華；看的是香港無綫電視劇，什麼《鑑證實錄》《法證先鋒》《刑事偵緝檔案》……因為迷戀，聽歌看劇學廣東話，連香港明星都如數家珍。

其實，廣東話導遊有一定優勢，據統計，世界上用粵語交流的人超過一億，比歐洲許多用本國語言的人還要多，所以這位懂粵語的導遊大受歡迎，工作往往應接不暇，迎送接團總是無縫銜接。

當熱鬧。

烏魯木齊國際大巴扎相

作者供圖

閒話酒境

百家廊

彭輝

世人往往在杯酒之間品出生活的滋味，守住內心的寧靜。喝酒人自有不同的境界，從來不是喝了多少酒，而是在酒中，看清自己，讀懂生活。

喝酒的境界，往往從人間煙火中緩緩展開。對於大多數普通人而言，喝酒的起點，是那滿滿人情世故的「人境」。兒時記憶裏，鄉下的酒席總透着一股熱鬧勁兒。四方木桌旁，酒客們早早就坐定，眼睛直勾勾盯着桌上的酒碗，喉結不自覺地上下滾動。開席前，他們的臉就已漲得通紅，耳根子發燙，心裏打着各自的小算盤——如何能多喝幾口，而又不失體面。

酒席開始，酒碗在眾人手中依次傳遞，每個人都小心翼翼地抿上一口，再鄭重地傳給鄰座。在鄉鄰們的目光注視下，沒人敢大口豪飲，生怕落個「食杯」的名聲，成為村裏的笑談。待酒碗裏的酒見底，桌上的菜餚早已被婦孺們一掃而空，只留下酒客們意猶未盡的嘆息。隨着日子漸漸富足，酒桌上的規矩也多了起來。推杯換盞間，少了幾分魯莽，多了幾分禮儀。「我敬你一杯，感謝你平日裏的照顧」「這杯酒，祝咱們合作順利」，一句句敬酒辭，把人情世故融入酒中。酒不再僅僅是飲品，更是人際社交的紐帶。人們藉着酒勁，把平日裏

難以說出口的感激、祝福，都化作杯中的酒，一飲而盡。此時的酒桌，其樂融融，溫暖而真實，是最貼近生活的「人境」。

然而，喝酒的世界裏，並非只有溫情與禮儀。當酒客們越過了理性的邊界，便踏入了「魔境」。在「魔境」中，酒徒們彷彿被無形的力量操控，變得狂熱而偏執。鄉村的酒宴上，他們擰起袖子，拍着桌子，非要在酒桌上分出個高低勝負。下酒菜早已被拋在腦後，段子、玩笑成了佐酒的最佳選擇。「感情深，一口悶」「感情鐵，喝出血」，這些被重複了無數次的敬酒辭，成了他們勸酒的利器。酒過三巡，有人開始主動倒酒，仰頭就乾；平日裏講究的輩分、尊卑，在酒精的作用下蕩然無存，大家一律稱兄道弟，喊着「四海之內皆兄弟」。為了讓酒局更「熱鬧」，有人開始吆喝着行酒令。骰子在碗裏叮叮作響，喊叫聲此起彼伏。贏了的人得意洋洋，輸了的人也不甘示弱，硬着頭皮把酒灌下肚。更有甚者，拍着胸脯對酒量小的人說：「你儘管喊，輸了我替你喝。」直到喝得酩酊大醉，踉踉蹌蹌地回家，嘴裏還嘟囔着酒令。

喝酒的最高境界，當屬「仙境」。那是一種超脫世俗的精神盛宴，需要

心境與智慧的雙重修煉。李白鬥酒詩百篇，在獨飲中與天地精神往來，寫下了「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的千古名句。他的酒，是靈感的源泉，是精神的寄託。而王羲之的蘭亭雅集，更是把喝酒昇華為一場詩意的狂歡。茂林修竹間，曲水潺潺，酒杯順着溪流緩緩漂動。停在誰面前，誰便取杯飲酒，而後吟詩一首。沒有功利的算計、沒有世俗的紛擾，只有文人雅士們對自然的熱愛，對生命的感悟。酒在此時，成了連接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橋樑，流淌着詩意與才情。

在江南的小鎮上，也藏着這樣的「仙境」。「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歐陽修的這句話，道盡了「仙境」的真諦。喝酒的最高境界，從來不是喝得酩酊大醉，而是在酒中找到精神的歸宿，在微醺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酒的國度，有溫情、有瘋狂，也有詩意。但無論身處何種境界，適可而止都是不變的真理。「人境」中的溫情，需要適度的酒來維繫；「魔境」中的瘋狂，只會讓人迷失自我；「仙境」中的詩意，更需要清醒的頭腦去品味。酒是一把雙刃劍，既能溫暖人心，也能傷人傷身。只有懂得節制，才能在酒的世界裏，找到真正的樂趣。

人間亦有盛宴

琴台客聚

伍泉

周日去教堂做彌撒，聽神父講道，說到天主的盛宴。

從天主的盛宴，想到身邊各式各樣的飯局，大多不是單純的吃飯相聚。張羅一場宴席，要挑選賓客，講究身份、圈層，限定人數，席位則按地位名望來安排。赴宴的人，多半是希望藉着這一餐認識更厲害的人，提升自己。在這樣的宴席裏，每個人都帶着自己的社會標籤入座，暗暗掂量彼此的分量。

恰好這兩天，久不見面的幾位好友來家小聚。我準備了簡單的青菜、豆腐、清蒸魚，再加一煲清淡的燉湯，飯後煮老普洱茶。幾位好友人生經歷各不相同，卻沒有身份上的攀比，只是坐在一起吃飯、閒談、讀經探討。

席間與博覽群書的嘩哥從信仰聊到張愛玲的《傾城之戀》，我曾借這篇小說寫過一篇小文《計算幸福》，感慨故事裏的范柳原，原本是家境優渥的富家公子，身上帶着世俗賦予的光環與地位。而白流蘇小心翼翼，一直在為自己的將來盤算。在安穩的太平日子裏，兩人始終隔着一層身份

的壁壘，無法真正平視對方。直到香港淪陷，一場戰火傾覆了城市，財富、家世、社會身份這些世人看重的東西，在災難面前一下子變得輕飄飄的。剝去所有外在頭銜之後，剩下的只是兩個需要彼此依靠的普通人。就在這一刻，他們之間才生出平等，最終結為夫妻。

沒想到嘩哥也因《傾城之戀》寫了一首七律，其中一句讀來很有感觸：「最是亨通能暢志，何曾癡絕有佳期？」嘩哥看得通透：世道安穩亨通的時候，人保有退路，帶着身份的鎧甲，很難放下所有權衡去平等交付真心。傾城之戀的相守，竟是靠一場城池傾覆的劫難，才拆掉人與人之間階層的圍牆。這樣的圓滿，想來也帶着一種蒼涼。

神父講的天主盛宴全然不是這樣，《聖經》裏耶穌說：「當你設午宴或晚宴，不要請你的朋友、兄弟、親屬及富有的鄰人，免得他們也回請你，你就得到報答。你設筵席時，倒要請貧窮的、殘廢的、癱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為他們沒有什麼可報答你；在義人復活的時候，你要得到報答。」在這場筵席上，沒有賓客

篩選，不分地位高低、身份貴賤，所有人來到這裏都是一樣的。不需要戰火摧毀頭銜，不必等到世事崩塌，這份平等，從一開始就存在。

人世間很多幸福，總有人仔細計算得失、權衡利弊。就像白流蘇當年，也是下注一般，賭一場屬於自己的安穩。很多成年人的相遇，都夾雜着盤算，在天平上來回衡量，看看對方能給自己帶來什麼。而外面的世界，也總熱衷於追逐身份與名望，把生活變成一場場需要算計的應酬。人們忙着爭取更高的位置，想在別人身上實現更多的價值，可那些外在標籤，終究是虛浮的。

細想起來，張愛玲筆下的平等，要靠一座城的傾覆來成全。而天主的盛宴，從一開始就向所有人敞開。拆掉階層的圍牆，未必需要戰火與劫難，需要的只是放下衡量之心。

宴席的本質，原是相聚與陪伴，不篩選來客，不衡量身份，簡簡單單，也能賓主盡歡。

把生活還給生活。尋常飯桌，一箸青菜，一盞清茶，也是盛宴。

我的林妹妹

書聲蘭語

廖書蘭

我喜歡將我認識的女性朋友，特別是較為投緣的，暱稱為林妹妹。

《紅樓夢》裏的林妹妹，自幼父母雙亡，寄人籬下，脆弱敏感，多愁善感；眼淚與病體，成為吞噬她靈魂深處的一道魔咒，從林黛玉眼中望出去的世界，是一片灰濛濛，沒有光澤。而我的林妹妹林翠鳳教授恰恰相反，她生長在台灣陽光充沛的彰化田中農村，在無邊無際的稻浪與蟬鳴聲中快樂地長大，把自由自在的靈魂隨意舒展，頭頂有星空，腳下有泥土，家中有愛。

林妹妹性喜吟詩作對，不僅才華洋溢出口成章，處事也十分幹練，有領袖的才能，既諳人情世故，又通情達理，不容易的是，還擁有一顆超凡脫俗的文學靈魂。認識她，源於我籌備亞洲華文作家協會第16屆年會，經過老同學陳本騰介紹，林翠鳳教授是中科大應用中文系前系主任，當我向她介紹亞華作協的歷史背景，她爽快地答應下來，一肩擔起這項重任。

林妹妹的家族是當年跟着鄭成功的隊伍，從福建遷徙到台灣，定居在彰化平原上，追溯祖先的源頭，當然是來自中原一帶；家族住在彰化縣田中，昔日的舊地名稱田中央，顧名思義是一片連綿不絕的稻田。在插秧的季節是一望無盡的綠色稻田，到了收割時，綿延不盡的稻田成了一片金黃色，稻子長得高高的，風一吹像一片金黃色的稻浪，美極了！林妹妹小時候看着大人們在插秧和割稻的季節非常忙碌，見家族中的男人們都下田，女眷們準備食物，一根根扁擔挑着飯菜糕餅甜湯送到田埂給男人吃。林妹妹跟着大人一起去送餐，田埂

上擺放着阿姨阿嬤在家做好的午飯，大人們讓林妹妹開心地先嘗第一口，大家坐在田埂上吃起來，她看見叔叔伯伯揮汗如雨，更令她難忘的是，他們一個個一邊吃飯、一邊拔去雙腳上一條條吸血的水蛭，這成為她揮之不去的心痛景象。插秧和割稻是很費力氣的工作，村子裏的男人、親戚朋友都要過來幫忙幹農活，這與中國華南地區的農村生活並無二致，林妹妹的快樂童年就是在農村長大的。

林妹妹的父親是鄉村中學的中文老師，平時要她熟讀唐詩宋詞，並要求她每天早上在院子裏大聲朗讀，這個習慣從小學維持到中學，當她漸漸懂得詩詞中的含義，她代入了感情，有時慷慨激昂，有時溫潤如玉、柔情似水。文學來自生活，是生活內化的情懷表現，受家庭的影響，她成為中學時期的中文、化學、物理小老師，但她特別鍾愛文學，以致她在大學選讀中文系。

至今仍然單身的她，對待感情的態度是：自在而來，自在而往，一切皆是上天最好的安排；每一段愛情都是美好的，過程中雖有酸酸苦辣，但回頭一望，只有感恩，沒有怨恨。物是靜的，人是活的，心態會隨着時空而轉變，理解了這個道理，林妹妹快樂自在。

從今以後，我的故鄉情將多了一份在嘉南平原的林妹妹。

●林翠鳳教授（右）與作者都是生活簡樸的文學女人。作者供圖



百年輪迴生育歌

翠袖乾坤

連盈慧

日前網上誤傳一段消息，說廣西欽州一對中年夫婦因生育13個兒女，而得到當地政府頒發「生育英雄」大獎，查實原來不過是當地政府為脫貧幫補農業的補貼，並非專門為生育而設的獎金。

有趣的是，何以網民有「生育英雄」的敏感，由此可見全球出生率下降的風氣，早已影響到農村，至少近一二十年間，很多父母都自動奉行節育。上世紀香港「一個嬌兩個少，三個吃不消，四個斷擔挑」的歌聲已不自覺吹進農村社會。

過去我們祖父母那個年代，農民的生產力不止限於農作業，同時亦強見於生育力，人多好辦事嘛，多個兒女多雙手，哪家不是十兒八女，生到13個也不在乎多幾對筷子。農村不說了，就是我們一直生活在城市中的父母輩，不也有他們的十四叔十三姨？但是今時今日，新一代網民已少有十個以上的兄弟姐妹，更未見過十四叔公十三姨婆，視13個兒女的父母為「生育英雄」，就一點也不奇怪。

同時有些農村父母刻意轉型之後，節育而生的幾個兒女，成長後出城工

作，無形中農村的出生率便直接或間接顯見下降。

反過來說，如果日後真有一天鼓勵生育頒發大獎，掀起新一代生育浪潮，就應了老一輩人所說「時代出英雄」了。

到時如果重現人口爆炸，大家懷念的說不定反而是曾經呼籲節育才能把人口控制至60億美麗數字的山額夫人，以及響應過「一個嬌」「兩個夠晒數」和獨身不要兒女的無名「節育英雄」呢？可惜這些為保全地球不至於導致人口百億爆炸的無形節育英雄，面對他們節育而生也漸漸老去，同樣響應節育的兒女卻永無可能得獎。

節育到底是功是過，老天也苦口無言。明年政府姑且大量印行「添丁發財」揮春派發，沖喜沖喜，好等羊仔、羊女、猴仔、猴女開枝散葉，別管百年後到時是否循環再唱一次「兩個夠晒數」的老歌好了。



●上世紀家計會海報
作者供圖

吉澳安龍太平清醮

欣有靈犀

王欣

一條街，兩個村落；一座島，十年相遇。周末，我隨攝製組踏上香港最東北角——吉澳島，親歷這座邊陲小島十年一遇的傳統盛事——安龍太平清醮。

去往吉澳的行程並不輕鬆，需先搭港鐵至上水，轉乘小巴抵達沙頭角碼頭，再換乘街渡渡海。晌午抵達沙頭角時，排隊人潮早已佔滿整座百餘米長的碼頭，有三代同堂的家庭，亦不乏金髮碧眼的海外遊客，更有大陣仗包下快艇的大家族爭相上島。沙頭角地處港深交界，著名的中英街便近在咫尺。碼頭旁設有一塊T字型街牌，上面註明「沙頭角之角」，石碑上則刻着「日出沙頭，月懸海角」八個大字，在秋日微涼的海風中，倒映出邊陲歲月的滄桑與厚重。

船行四十分鐘，遠遠便見岸邊沙灘上一排掛紅的巨型花牌，「安龍太平清醮」六個大字赫然醒目。吉澳因海灣曲折、避風安吉而得名，昔日以廣東遷來的客家人聚居為主。雖然客家人與漁民擁有不同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但在吉澳水陸一家親，沿海的吉澳大街一側是客家人的住宅，另一側則曾是漁人的棚屋。全盛期島上人口達六千人，如今常住人口不足五十。

漫步吉澳大街，兩旁民居大多藤蔓纏繞，但各個遺址前立有二維碼解說牌，以現代科技記錄着舊時商舖、居所的口述歷史，讓人在沉寂中品讀昔日繁華。

深入島內，傳統戲棚與露天廣場早已人聲鼎沸。文創攤位前，攤主向外國遊客生動解釋，安龍太平清醮則是保佑龍脈不衰、眾神聚會的慶典；天后宮前，被颱風吹倒卻依然橫向扎根生長、根部裸露的「姻緣樹」傲然矗立；而吉澳故事館展出的有嘍嘍兵模樣的「鬼佬門神」，更折射出這座小島歷史變遷中獨特的人文包容。

回程路上，偶遇一戶人家正在合影，正是在碼頭包下快艇的大家族。家族成員中有本地街坊，亦有外籍面孔，四海飄零的子孫在此刻悉數歸鄉，於生命的起點重逢。回程的船長感嘆，一連四日他將每日運載數千人，雖連軸轉極辛苦，但看到荷蘭、英國、日本等地的遊客與鄉客同樂，心中滿是驚喜。相隔十年，這座邊陲小島再次沸騰。安龍太平清醮不僅是一場民俗盛典，更如同一根無形的紐帶，跨越山海，將四海飄零的族人與全球遊客重新凝聚在同一個文化根脈之上。海風微涼，香火蔓延，那份生生不息的家國深情，恰是香江歲月中永不褪色的文化記憶。